

# 李华

希望这不是我的一生。

## 狗

机械的电子音第七千次从闹钟中响起。从梦中醒来，薄薄的被子下李华浑身是汗。长叹（舒？）一口气，赤脚站在阳台上，淌进来的雨水均匀地洒在脚上、双臂还有脸上。心里渐渐灌满了水，然后是胸腔，然后是腹腔，最后是空空的眼窝。像是要溢出来似的，李华仰起头，想象着半晴半雨之太阳雨的熹微晨光撒在脸上。

天已完全黑了。

一秒也不想宿舍多呆，李华怀着很饿的心情四步并作六步爬上了一楼。他将手伸出口袋，掏出了门禁卡，将它放在脑袋上，“滴”的一声门开了，李华知道，此时洁白的墙壁上长出了一双双眼睛盯着自己。这可怎么办！李华焦急地将一楼摸索了个遍。终于，在大门的旁边，一个低矮的光滑拱形令李华松了口气，穿过拱形，一根漆黑的光柱斜斜地倚在墙上，在明晃晃的白色墙壁的衬托下十分诱人。

仰着脸迎着雨走在去往食堂的路上，李华早已对周围的一切嗅怪不怪了——路上没有半个人，除了马路就是无垠的草坪和一汪名为“尸水”的湖水，一天的雨使湖水涨到了路边（如此恐怖的名字和腥臭的气味使他从不靠近半步）。他从出生起就未遇过任何其他活人。但奇怪的是在李华的小肠皱襞里储存着无数张脸，有的亲切，有的厌恶，有的陌生。一边走，一边将那些脸幻放在眼前，映在天上。

李华对此地十分熟悉，没几分钟就到了。他摸摸咕咕叫的左胸，满胃期待。走进电梯，大肠快速搜索记忆，直起身用无名指不紧不慢地摸索，并在胃里念着“1，2……1234，不对不对！1，2，3……4321？”“1，2……”鬼知道他数了多少遍。

终于满意，郑重地按下崭新的第七千个钮，然后规矩地站直并整了整衣服，李华感到自己满x大汗。咯吱咯吱咯吱……电梯龟速上升。嘎吱嘎吱嘎吱……电梯缓缓开了

一个缝，李华仿佛感受到了那一道白光如利剑般劈在脑门和鼻头上的灼热感。这是日常考验的序曲，但他还是免不了一阵肠胃蠕动加快。

他气愤而坚决地将盖在眼皮上的耳朵放下，并为自己的如此表现感到羞愧难当。出门左转，李华熟练地从老地方取了一双一次性筷子和一对一次性眼球。撕开开眼球的包装，待它们在手中适应了白色后，才塞进眼眶。如同前六千九百九十九层一样，七千层也是灰白的地砖、灰白的墙顶的和灰白的墙壁。

走到一张灰白的桌子前，李华看到了今天的任务，而后用一种奇怪的口音一字一字地蹦出“道！”“笑！”“面！”。李华从未见识过刀削面，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碗上写着。

最艰难的部分来了——吃面，为什么艰难呢？因为他不会用筷子。这是李华一辈子的痛，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学会使筷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手脚嘴并用，终于在半秒钟的时间内，把面打翻了。他窘迫地低着头，猜想背后白色的墙壁一定会长出一双双眼睛，凄凉而戏谑地盯着满地灰白的面片和灰白的面汤，急得汗涌只好捡起碗将仅剩的面汤一饮而尽，“耗！”“辣！”又拖着舌头故作地说。

又混完了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雨后的习习凉风吹干了热汗。惊讶于天黑得如此之早，李华极目远眺，看到东方泛出一缕淡紫色，紫色根部是绿色，最深处是血色浓稠。在相邻两个之间都存在着种类数以万亿计的色彩。

这不是李华第一次偷偷将珍贵的眼球带出食堂，每次他都能惊讶地发现眼中的颜色又多了几种。这是李华看到色彩最多的一次，小时候他只能看到黑白灰。

被那无穷无尽的“晚霞”吸引着，李华不知不觉中走到马路的边缘，一脚踩在马路牙子之外的草坪上，这一股异常诡异的感觉使他发出了一声本能的喊声“汪！”这个奇怪的叫声着实吓了他一跳，是谁？！他疑惑而不安地四处闻嗅，直到低头时看到一汪清水。

“我说为什么这么臭！”心里想着然后在看到水面的第一个八分之一秒中他看清了“自己”的面目，又花了五十九又八分之七秒万无一失地数清了倒映在水中的月亮。李华的目光随着僵硬的脖子机械地转过九十度，恰遇上了十公分外的一株狗尾草。

即使风吹过，它也未曾摇动，看着它，像是睡着似的，李华陶醉地向前倒下，顶在头上的墨镜和不知什么时候失效了的眼球随他，或“扑通”或“叮咚”地，落入水中。只有一只肥大肮脏的棉手套躺在湖边，通过棉线连着的另一只漂在水面上。

清晨，晨光从东到西贯穿天际，斜斜洒落，洒落湖面，湖面映出灿烂金华，锁住湖面。

正午，阳光直直射入湖水，湖水碧绿欢快，欢快地消化着第七千具李华，李华还在梦乡。

傍晚.....

## 2016冬

初冬的周日早上七点整，李华半睡半醒地从被窝里爬出来，这十分反常，要是按平常，下午两点他都不定能睁眼。李华饿了，被强烈的饥饿感从梦的深处拽了出来。

李华迷迷瞪瞪地走在去往食堂的路上。他隐约有点担心自己的头发会不会遭到行人的斜视，开学已经两个月了，他还没有理过一次发，即使是洗头也只有大概一周一次，奇怪的睡姿使本来是自由生长的毛更加肆虐，现在李华两侧的头发就像密布同极电荷的测电器的两根金属丝一样，排斥着彼此。其实从两个星期前这种担忧就开始时常攻陷李华的大脑。上课路上、课上、下课路上、食堂里.....每个有陌生人的地方都会悄无声息地触发这种担忧。

当然这种担忧绝不只有一条。不难想象，李华还不爱洗澡，准确地说是不爱“去”洗澡，因为每当刚刚脱光站在花洒下，李华都会对自己十秒前的焦虑感到后悔不已，心中升起对水的敬仰之情；不爱换袜子；不爱换.....将翘起来的鬓角用眼镜腿压住，可是效果并不好。

李华写过一首诗——

宿舍六层

到了六楼

继续爬

楼梯尽头  
有个平台  
我的愿望是  
夏天撑个蚊帐  
冬天搭个帐篷

## 癖好

李华已经记不起自己已经多少年没有睡过觉了。这么多年来，他既没有感受过疲倦，也没有清醒过哪怕一秒。

白天李华和其他同学一样上上课，只不过他不睡觉。晚上11点熄灯后，他就悄悄溜出宿舍，顺着6楼的窗户外的水管爬出公寓楼。

有时室友早上醒来后会看到李华一动不动地站在阳台上，审视着窗外的深处，平静的表情下有时惆怅，有时欣然。阳台的玻璃门闭着，玻璃窗敞着。凉风从外面流入，一点不剩全被李华吸进肺里。

## 夜行马

我老了，有旧病复发的迹象，所以趁现在脑瓜好使，记下最近做的一个梦。

梦中我回到了几十年前，二十一世纪初，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我梦见了一匹夜行马。银白色的鬃毛在晚上是黑色的。它总是在夜里驮人行走，一夜的时间能走世上任何地方。

这个梦很奇怪，与我之前做的都很不相同。梦醒后我鬼使神差地翻出了荒废几十年的日记。以下三篇是我大三时的日记：

2019/4/28 晴

今天周五，又是乏味的一天，上午高数英语各一节大课，上得头昏脑涨；下午没课，因为明天开始五一小长假的缘故，有些同学提前溜了。晚上七点，也就是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正在写日记，也就是我。

除了将要放假，今天唯二令人高兴的事就是无比通透的好天气了。好困啊，我得睡会儿。

2019/4/29 雨

一觉醒来，我就已经立在家门口了，一只银色箱子站在我左手边。我有些不敢相信。

家非常熟悉，很令人安心。我仿佛很久没回来过了。我已经忘了寒假结束离开家的情形，这很奇怪。但更奇怪的是，我明明还记得寒假开始回到家的時候。那时候，

也就是去年冬天，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

好烦啊，我家狗一直缠着我，想让我带它出去溜溜。可是我好困啊。

2019/4/30 阴

今天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昨晚竟穿着外套趴在地上睡着了，口水流了满地。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我已经记不起昨天的事了。

记日记还是有用处的，看来我最后还是出门遛狗了。昨天下大雨，所以我可能跟我家狗在泥地里闹得不轻。明天就得回校了吧，真不想回去。学校真是枯燥。家里也无聊，但一点儿也不枯燥，这就是区别。

靠，好像有人在叫我，可是我好困啊。我从小就不喜欢别人叫我名字，“李华李华”的，不论是谁，每次都像要叫跑我的魂儿。

草他大爷，大半夜的，谁啊？

去年，我从工作了几十年的单位退休了，有好些当年的同学也退休了。初中同学们组织着去国外旅游，打电话来问我去不去，我很知趣，祝他们玩得高兴。

即使是在几十年前，记日记也是一个早就过时的习惯，要是被人发现，大概率会被人看作心理有毛病。而我记日记是因为我年轻时有个毛病（真没看错），我总是忘记一些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会忘记前一天在食堂吃到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时心里究竟是惊喜还是厌恶，或者忘记迟到后在全班人的注视下走到座位时到底是窘迫至极还是因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感到骄傲，甚至忘记了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女孩儿，我只知道之前确实是很喜欢（其实我一直对我老婆持有这种怀疑的态度，她总是故意不在西红柿炒鸡蛋里放盐）。言而总之，我忘记心情。

上初中之前，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在傍晚纪念，在梦里剥削，再剩下一个光溜溜的纯物质清晨，新鲜感是一切的铺垫，重复和怀念只能当天完成。

直到初一时一个初二的说她喜欢我，让我跟她好。我很诧异（也可能是轻蔑），她是我见过的最不矜持的一个人，忍一天，第二天不就好了吗？我只能打发她说：“奥，那明天你再来找我我就同意。”第二天她真来了，我吓死了，我肯定不能同意，我不喜欢她啊！我只能打发她说：“奥，我反悔了。”

臭娘们儿打人超疼（据日记载）。于是我悄悄地发现只有我忘性这么大，我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据日记载）。从那天起，我有了记日记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后把当天能记住的心理活动都记下来。起初我生怕漏下一点儿，什么蒜皮事儿都往上记。比如：

2010/9/27 大雨转大太阳

今天第一节上生物课，我回头发现，刚转校来的韩凌一直跟王海说说笑笑。靠，她怎么会喜欢这么个死胖子。

下课了，所有的鞋在外面的泥地里踩一遍，然后再在教室里踩一遍，教室的水泥地快变成泥地，我很难受，我不想动。上课了，湿漉漉的雨伞堆在讲台边上，我很同情老师，我长大了肯定不当老师。

又下课了，是大课间。初三的林鹏鹏把我叫了出去，他叫我小心一点，我问他为啥啊，他瞪大了眼瞪着我，我猜他很惊讶我竟然敢回嘴。我还是很害怕的，于是就回了座位坐着，心里恨恨地想：他为什么没有大名，他妈忘了给他起吗？我只能这样恨恨地想。

又又下课了，课上数学老师很烦人，在我回头看韩凌的时候点我名，班长熊可可也很烦人，她把我被数学老师点名的事儿记在本子上，好周末交给班主任老赵。也是个没大名的玩意。上个星期也被记过，不过不记得被老赵当众批评是什么感觉了。

上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踢足球。感觉太多了，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觉得好多傻逼，瞎踢，我也愤而瞎踢。

放学了，陆续又来了。上次把我胳膊捶青了一大块，所以这次我没有愣着回忆当时有多疼，扭头就走。成功走掉了。

中午边吃饭边看动漫世界，海绵宝宝，没什么心情。

这一天如此的长，长到天气都变了。下午两点，大太阳照在一条走着我的柏油马路上，在那十几分钟里，我幻想成为一名后羿。走到校门口时，我终于变身成功，扭身一箭，太阳熄灭了，我操，陆续出现了。怎么就给我一根儿箭。

下午第一节是美术课，美术老师是个中年男人，他向我们介绍了透视原理，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小学时上画画课要是说话就得上讲台旁蹲着，那时候王海就胖嘟嘟的，几乎蹲不下去。

下课了，我害怕撞见林鹏鹏，所以一直待在教室里，还好韩凌也不爱出去玩儿，闲的没事就看看她。

第二节是思品课，思品老师是个老头儿，老头儿西扯东扯，说灵魂是携带信息的原子，人死后正反物质湮灭，化作光子，永生的方式就是活在电脑里……我跟王海愉快地聊天度过。然后又接二连三地上了一堂语文课，然后在回家路上劈头盖脸地碰见林鹏鹏和陆续。

劈头盖脸之后，我一个人走在水洼之间，夕阳西下，一想到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我就开心的往水洼里跳。

陆续就是那个初二的，那时总来找我，发现我时不时看她一眼然后奸笑地在本子上写字儿，就手贱抢。结果一看“陆续个傻逼又来了”“陆续是谁给起的名？真傻逼”“成语陆陆续续，释意：形容陆续晚年吃成个胖子的壮观景象哈哈哈哈哈”刺啦就给我撕了。你大

爷的。后来我还害怕记得不够细，就随身揣着一个本子，随时记录，比如正吃着饭突然嚼到一块姜，这时我就立刻抬头瞅表，掏出本子记上“十二点二十七分三十一秒，误食生姜一片，草他大爷。”然后再把姜吐了。

再后来越来越懒，记得越来越糊弄，尤其是上了高中之后，每天的感觉都差不多，三年的日记只用了一个本子，主要就记了天气。去年翻出了毕业纪念册才发现王海韩凌和我竟然在高中也是同班同学，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现在我还经常和韩凌见面，韩凌几十年来于我一直都非常好看，她的样子好像是跟着我的审美一块儿长的（我的审美始终长势良好）；王海大学时就得了抑郁症（我们一直不知道），于是越来越瘦，由于基数太大，直到近几年才瘦成我校知名老师哥，去年自杀了。我们三个上了同一个大学，我学的计算机，韩凌学的医，王海学的文，毕业后留校执教，做了几十年的同事。

王海走之前我们三个人经常聚一块儿吃饭，他总是把薄薄的身体往靠窗的椅子上坐，就开始隔着玻璃往外瞅。韩凌总爱逗他，就问：“王教授，现在人类的寿命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长，生产模式却也更加自动化，你说退休年龄定多少合适啊？男女退休年龄一样合理吗？”“嗯，嗯，不知道。”结果他一死，我们就退休了。我们总在同一家餐馆点同样几道菜，馆子叫“知心朋友”，那几道菜叫，忘了，王海走后我们就不去那家了。草他大爷的知心朋友。

韩凌结没结过婚我忘了，具体有过十几个男女朋友我也忘了。没了王海，我俩单独出去下馆子显得别扭，因为我总要提王海，所以我隔三差五把她请到我家。我老婆在外人面前还是很有分寸的，于是这个时候我就能吃到放了盐的西红柿炒鸡蛋了。以下对话发生在几天前的一次我家聚餐中，事后被我记录下来：

韩：“你有病你知道吗？”

我：“啊？什么……什么病啊，我怎……怎么不知道啊。”

韩：“那你抱着西红柿炒鸡蛋干嘛？”

我：“没抱着啊，摆的离我近。”

韩：“那你能给我俩剩几口吗？”

我：“不能。”



席间三人眼神嬉笑怒骂电光石火，本想原样记录，实力有不逮。

我：“你还记得咱们高中的时候吗？我才发现咱俩高中也是同班同学呀。”

韩：“你抽什么风？”

我：“没抽风啊，问你呢。”

韩：“问个屁。”

我：“老婆，没吃过瘾。”

老：“切。等着。”

我：“咱俩不会好过吧。”

韩：“你这都能忘了？”

我：“那大学哪？”

韩：“大学怎么了？”

我：“大学咱们还是同校吗？”

韩：“你傻了吧，当然不是啊。”

我：“那你认识王海吗？”

韩：“你那个大学舍友？认识啊，跟着你和他吃过一次饭，怎么了？”

我：“没事。”

韩：“奥。”

我：“老婆你真好。”

老：“滚。”

我：“哎哎哎，你干嘛？”

韩：“我先吃两口，一会儿又见底了。”

饭后，老婆和韩凌一起去购物，说晚饭前回来，留我一个人在家洗碗。洗完碗，我把剩下的几篇日记看完了。

2019/5/1 暴雨

一睁眼，一看表，凌晨四点，我就已经躺在宿舍床上了，外面暴雨如注。

宿舍里还没有其它人回来。好冷，继续睡去。

下午三点半，王海把我叫了起来，暴雨未减，天色昏暗。王海显得很激动，像是撞见鬼了，跟我说楼下有个箱子好像是我的，我在宿舍一通找，果然没看到我的行李。好困，我下到一楼，看到一个银色箱子站在暴雨中。

好困，我就慢慢坐下来，坐在公寓楼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看着眼前的箱子抽烟。后来我又睡着了，醒来后箱子还在眼前。我好像是哭了。

也好像没哭，因为今天下午正是返校的时候，所以楼前人应该很多，所以我应该不敢。

晚上，我跟王海两个人在校外的路边摊喝酒。他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找到女友的，外语学院的，很漂亮，叫韩凌，好像还是我小学同学。他假期和女朋友一块儿旅行去了，我问他玩得怎么样，他不答，他问我家里好吗，我也没答。

喝得差不多了，竟然碰到了林鹏鹏，于是接着喝。林鹏鹏竟然改名了，现在叫林鹏。王海终于藏不住了，向我们哭诉，说韩凌跟别人跑了。都喝醉了，相互道别，林鹏回了家，王海回了宿舍，我自己又遛了一会儿。路上都是水坑，路灯下明亮平静。

2019/5/2 雨

今天的感觉很不相同。

早上起来后我很不高兴，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以前起床像是一个编好的程序，每天稳定运行。今天好像出了问题，在0和1外出现了其他东西，我一点儿也不认识。

2019/5/3 晴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我的健忘症好了。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我做了一个实验：我去食堂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特意让师傅别放盐。我很担心明天的实验结果，因为病好了的感觉并不是很好，很不好（假如真的好了的话）。

2019/5/4 阴

今天早上连续传来噩耗。

王海大前天喝完酒就失踪了，刚刚被从学校的潭子里捞出来；林鹏因为酒精过敏死在家里了，刚刚被邻居发现；我刚刚又吃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证实了，我的病真的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再见。

看完日记头晕乎乎的，上下眼皮打架，我把笔记本往茶几上一扔，就仰头躺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

一连睡了几个小时，一点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睡眠量。醒来后，我走到阳台上，看见太阳正在西沉，贯穿天际的光芒离我好远啊，即使天上的飞鸟也不能被照耀。我又把脖子一转，眼睛看向楼下，不知是不是远视眼的缘故，楼下的人们隔着七八十米十分清晰，仨仃俩俩一个也不认识。

半个小时后老婆回来了，我问韩凌怎么没一起回来，她说韩凌是谁，我这才发现我连韩凌的电话也没有。我说我刚刚做了个梦，她问我梦到什么了，我说一匹马，她问是什么样的马，我说记不清了。晚上，我在梦里又遇见了那匹马，我仔仔细细地看清了，是银白色的，高头大马，它还驮着一个人，我看不清那是谁，但我在心里知道那就是我。

第二天，我跟老婆说我又梦见它了，我又说我可能心理出了毛病，想让她陪我去看心理医生，她没说话。我从杂物里找出了我的箱子，把它装满了换洗衣物和我的日记，一个人去了精神病院。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院长收下我。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多老熟人儿，王海、韩凌、林鹏、中年男人美术老师、思品老头儿，还有我老婆，我就知道她不会扔下我。我与他们一一打招呼。一切都完美了。

今天是入院的第八天，正式恢复写日记的习惯，下面是今天的日记。

2061/6/1 晴

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只记得刚刚看过的晚间新闻。电视里说一位去年退休的大学老师因抑郁症从二十多楼跳了下来，全身骨折，竟然没有死掉，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这几乎就是我了。

但这百分之一万不是我，第一，如果我的患者从六七十米的高处摔下来，我肯定不会给他看电视，尤其还是关于患者自己的新闻；第二，我以前从没看过心理医生，何来抑郁症之说？我相信电视台记者不会无中生有；第三，此刻的我正在思考一个冗长而绝妙的情节，一个废人绝干不了这些。

而现在的我发现了这个情节中的一个不太合理之处：我提前写好了今天的日记，而今天并没有过完，我还在写此篇东西。

想当年，这个问题早早就困扰过我。那时我躺在宿舍床上，手持电筒照着墙上的挂钟，克制自己尽量什么也不想，子时一到，才关灯睡觉。

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现在的我决定超越这个问题。

2062/6/2 多云转晴

我的意识在医院神经科的电脑主机里横冲直撞，这台该死的机器没有联网。忽然我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推力，护士的手机散发出信息流的恶臭，足够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这是一种玄妙的体验，我一下就潜到了深处，一切都真相大白。

原来老师说的是真的。

“据xx网报道，受伤的大学教授全身脏器衰竭，经过他的家人同意，他的大脑被用于了最新的意识转移科研项目。”数据流在西南方形成了一个低频闪烁的高峰，我找准时机，在其输出的一瞬间向山顶注入了全部意识。这是一部超级计算机。

2061/6/3 大到暴雨

在山顶，我做好了一切重返人间的准备：钱已不是问题，我从美国进口了一台手术机器人，从医院的太平间里调出了一具完好的尸体……

正在我等待一切就绪时，一阵蹄声在雨中响起，最后停在我的背后。我立刻放弃整个计划。

我闭上眼，默默祈祷，然后转身拽着湿漉漉的银白色鬃毛，跨上马背。我拍拍它的脖子，它原地转了一个角度，对准了悬崖尽头。蹄声又响起，于是有了光速，跌落在空气中，向宇宙深处飘散去。

2018/1/11 天气不重要

## 死去（一）

暂停，这一刻，李华坐在某一个湖前，长椅很长，他坐在正当中。

现在是某一年中的某一天的晚饭时间，湖边的无数长椅中只有李华坐的这个上面坐了李华。这里在某个季节会下冻雨，正在下。李华眼神坚定，焦点大概停留在湖面上空的某一滴雨水上。李华僵硬地靠着椅背，椅背很长，右手边倚着一个黑色李宁背包，瘪瘪的，比李华放松得多。李华和李宁之间摆着一个手机，放着光，光组成了一张画，画面是正午时分的湖。看样子是中午在湖对面照的，太阳在背后，拍摄者的影子也被取进景，光头。

李华不是光头，李华穿着一件暗红色衬衫和一条黑色运动裤和篮球鞋，鞋带系得很紧。李华驼背严重，领口漏出后颈的纹身，小小的宋体字「我不需要你保佑，有种你就捅我」。

刃尖牢牢卡在椅背上，整个剑身被李华的肚子遮盖，只在肚脐露个烫金剑柄，剑柄上的流苏暗红，湿透了垂着。

李华的时间不向前走了。就像急刹车时列车中的乘客，李华的匆匆身影按照时间的轨迹，在老家、小学、中学……之间来回穿行，猛的从旧日冲来，堆叠此刻；李华发出过所有轻盈的、纠缠的、撕裂的或许还有平静的脑电波，最远的从20光年外穿过整个半人马星座，奔向太阳系。

多么可怜，一个根李华活活把一个叫地球的铁丸绕成了毛线球；多么壮丽，一个直径40光年的蒲公英刹那间散落。

## 补觉

李华坐在屋檐下，雨大概淌到鞋上。五级风刮着全身，背靠墙坐在冰凉的马扎上，背后的建筑很亮很凉，雨水贴着冰凉淌下无暇欢迎中途加入的其它。屋檐低矮，目击之处只有一双湿润的鞋，屋檐还很薄，耳朵里都是雨敲击的嘭嘭声。李华突然站起离开屋檐，雨水成金地落在头上衣服上裤子上，鞋上。皮肤瞬间感受到凉的雨水，布料遇水粘在上面的不适渐渐袭来。耳朵里的动静也换了，成了无数水滴落在皮肉上的叮咚。眼睛呢，眼前一片不纯净的黑色，无数红的、暗红的在其中，奥，眼睛是闭着的。李华猛地睁开眼，拾起地上的雨伞，用左脸和脖子夹住，把手中的卫生纸扔进马桶，按下冲水，然后艰难地站起身来双腿麻木地走出卫生间。

## 死去（二）

李华确是死了。一个老年人在案发1个小时后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j: 姓名!

f: 李建国!

j: 性别!

f: 带把儿的!

j: 李建国! 请你配合工作! 性别!

f: 男.....

j: 年龄!

f: 68.....

j: 先讲一下你前天干了什么，从早上开始!

f: 前天卯时，贫道像往常一样，身背倚天剑，骑马外出捉妖，我.....

j: 你给我老实点! 捉妖? 捉你个头啊! 说实话!

f: 奥.....，7点，我背着剑，骑着车去湖边舞剑健身，然后就看见一个妖.....啊不是，一个年轻人坐在湖边长椅上玩手机。

j: 然后呢?

f: 然后我就在他旁边舞剑。

j: 舞到了几点？

f: 11点半。

j: 你平常都舞到几点？

f: 辰时一刻。

j: 嗯？！说人话！

f: 7点15。

j: 为什么前天舞到那么晚？

f: 这个妖比较厉害。

j: 李建国！

f: 真的真的，我开了天眼看见从那个年轻人脖子里钻出来一条蛇灵的精魂，我与它缠斗到午饭前才制服了它。

j: 嗯，你先坐着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警官小张接到尸检部同事的电话，出去了一下。五分钟后回到审讯室。

j: 继续，舞完剑又干什么了？

f: 我连引七七四十九道天雷才使它伏法，十分耗费元神，急需补充精气……

j: 咳咳！

f: 于是我就去旁边的面馆吃了碗面。

j: 这个过程中，受害人有什么反应吗？

f: 没有，就一直玩手机。

j: 嗯，吃完饭又做了什么？

f: 我不放心，又回到湖边检查妖孽是否除干净了，结果我发现那个年轻人的脖子里又蹦出一只猴子精。

j: 然后你又跟它缠斗了到晚饭？

f: 对呀，但是猴子精刚死，又有一只豹子精在年轻人体内蠢蠢欲动，无可奈何，为了人间的安宁，我果断拔剑捅死了他。

审讯结束，小张离开了审讯室。综合尸检报告和走访，案情基本明朗了，李华死于剖腹自杀，用的是李建国健身后忘记带走的钢剑。李建国从年轻时就患有幻想症，

供词不足采信。而李华手机里的那张照片只知道是由一个名叫「西湖三丰」的QQ账号发给李华的，「西湖三丰」的QQ签名是这样的一句话「狼狈为奸的是旧日里的我和我的旧日记忆，无所适从与活着一起坚强活着。」

## 死去（三）

随着李华死去的，还有一段十几年前的回忆。李华十一岁那年，有了一场从不会被记起的经历。

此前，李华像所有不寻常的孩子一样普通——热爱幼儿园，热爱学前班，热爱小学，热爱涂涂画画，热爱早起，热爱六一儿童节的早晨，讨厌此外的一切。

意外发生在一个6月1号下午，李华捉着了一只外星人。上午学校举办了联欢会，下午放假半天（放假半天是一种很奇妙的体会，上午你还和同学一起闹闹哄哄，下午就一个人在夏的凉风中美好地呆着了），对李华而言，所谓联欢就是抱着零食坐在舞台下享受太阳的炙烤和音响的袭扰。

午饭后，李华忽然觉得又累又困，于是爬上了床。李华从没有午睡的习惯，上一次午睡大概是在幼儿园中班。一觉醒来，李华抬头看看挂钟，3点45，各个房间遛一圈发现家长在自己睡觉时都去上班了，天上，太阳在西南角放出懒懒的黄。

李华那时住在平房，院子的大部分是个菜园，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讨人厌。李华觉得自己还是好累，就抱个马扎坐在菜园边的水泥地上，前一天刚刚下过大雨，不同的绿色不同的形状都沾满了雨水，清风吹过，李华就安静地盯着它们。

李华在绿叶丛中看到了一个兔子大小的灰色的东西趴在地上，于是跑去找了根种豆角用的竹竿。二十分钟后，那个东西骑在李华的脖子上，李华坐在马扎上，正在平静地聊天。李华嗑瓜子，东西剥花生，瓜子皮随手扔进菜地，花生壳仔细擦在头顶。有些事情其实是李华胡诌的，比如说，李华吹牛自己曾经考过双百、曾经一个人撂倒两个人。东西也讲了自己的故事，它说自己6000岁，5000年前来到地面，能活10000岁，鬼知道它有没有吹牛。东西说自己1000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个村的地下。东西还说自己小时候这里是一片海，后来海走了，村子来了。东西说它很想去海里



玩，可是海太远了。天黑了，李华的家长回家了，李华就把东西藏在自己的卧室里。第二天早上，李华发现东西死了。李华把它塞进书包，逃课，坐6路车去了海边。

没有任何事被改变，除了李华。李华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呼”。

## 火车上

李华正坐在回家的火车上，靠窗的座位。外面下着小雨，外面是略低于铁轨的庄稼地，地里是一些干枯的玉米秸，地里还有些绿色的其他生灵，不过他并不认识。

现在是北方，这里是冬天。

这一格里坐着三个人，还有一个座位坐着一个红双肩包。李华旁边是个男的，对面是那个包。包斜靠着车窗，看着一个女的，女的在看李华。李华都不认识，除了那个包，李宁。

女的好像男的妈，一路上叽叽歪歪，跟男的说这说那，比如问男的手机充满电了吗、充电宝充满电了吗、内裤都塞进包里了吗，虽然这俩显然不止带了一个包，但李华想象面前的那个装了什么的努力似乎遭受了一些挫折，女的是男的女朋友。

女的在男的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后安静了两秒钟后，终于开腔了，“不凉吗，把脸贴在窗户上。”李华张了张嘴，最后没有出声。即使闭着眼，李华也能想象出男的投来的浓烈的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火车刚刚走完了旅程的十分之一。

两分钟后，李华刚才张了张的嘴发出了声，“我能，”李华睁开眼，“和这个，”眼看向男的，“包，”眼看想包，“换个地方吗？”

“行啊。”女的回。

然后在一系列眼神以及肢体交流后，李华坐在了包的座位。包仍然在对面，男的仍然在旁边，女的去厕所了。迫不及待地，热乎的右脸被贴在窗户上。李华看到刚刚左脸呆过的地方啥也没有，没有一丝水汽，左脸有些疑惑，感觉自己贴了冷屁股。

半小时后，男的见女的还没回来，就起身去厕所找她。

突然，李华看到对面的一格的椅背上坐着四顶帽子，一顶橙的，一顶黄的，一顶紫的，一顶青的。李华立即紧闭双眼，斜靠在车窗上。

黄昏的光完完全全垂直地打在车窗上，所以此刻的火车应该是在一条南北朝向的轨道上，这很合理，尽管他的老家位于学校所在的正东方，但是有谁见过一条从天上看笔直，又无视一切的铁轨呢。此刻的华北大地都是灰黑色的，除了地平线上那枚火红的太阳及其周围一个金灿灿的范围。一匹骏马以一个略快于列车的速度从车窗外奔过。

李华先是听到马蹄声，什么都看不到，然后一张马脸最先进入了那个金灿灿的范围，然后是脖子，然后是马背上的人，李华看清了那人戴着一顶德国国防军制式防寒帽，罩着一件黑色65式雨衣，紧接着马脸进入了火红的太阳。

一路上，不能自己地回忆男的和女的穿的颜色，李华成功地在火车到站前没有记起来。

到站后，李华等到男的女的走了之后很久才又睁开眼，眼前是一个红色双肩包，他想了好久才意识到，这是他的包。那是匹白马，李华回想，无声地，透明的长长的鬃毛在金色中震荡，好像就在眼前，车窗玻璃也从不存在，火车拐向东方，那人拐向西方，几乎毁掉一片玉米地。背起包，李华走下火车，火车站空无一人。

现在还是北方，这里是春天。

## 无人还（未完）

李华是2010年步入初中进行最后三年义务教育的。事后李华总结自己的初中时期从各个角度看都应该被分成两个部分，两部分的分割线位于当年的11月1日，也就是开学后的两个月。

那个时候，李华首先是个十分瘦弱的雄性人类幼崽（按说性成熟之后就应该算是成人了，但是我又仔细回想了一下，是叫少年比较合适），重点是瘦弱，这是一切的基础，他的几乎一切其它特征都依附于此。比如说胆小，这是他的第二大特点，“一个胆小的瘦弱少年”，形象鲜活简直跃然纸上，和练短跑的娘炮体育生这种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有了这两个特点，其它特点就都油然而出了，但别急，李华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李华的小学就在他住的那个村子里，离他家有大概两步远，同学也大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初中就远一点了，大概有五步远。

开学第一天，李华和其他人一样，走着进了学校大门。原先小学班里的同学大部分还在而且分进了如今的五个班里。李华在四班，比较倒霉，这是小学同学最少的一个班。

好多新同学，其实直到毕业李华都没有把握在五秒内叫出少数几名同学的名字。当然，后来李华同学再接再厉，在高中和大学创造了更加辉煌的记录，发作业的工作从来都不会交给他。

既然讲的是关于一个年轻学生的事，那么处于礼貌，我们尽量不提有关学习成绩的一切细节。

为期一个星期的社会实践开始了，四个班的初一生被塞进几辆大客车，一个不剩送到了目的地——xxx实践基地。基地与一所职专共用一个校区，李华和同学还在车上，看到到处走来走去的大孩子，心情复杂。客车绕着一个巨大的池塘绕了半圈，最后停在一个小广场上，宿舍楼就在广场边上。宿舍楼就一栋，一到三楼住男生，四到六楼住女生，三四楼之间的楼梯被铁栅栏隔开。这是李华第一次住宿舍。

李华完全失踪了，班主任找来了警察，大家开始在基地里寻找起来。

李华嘴里含着一根麦秆，像电影里那样，把一端露出水面。池塘的水很浅，李华只能平躺在池底，池底的淤泥异常滑腻，李华就慢慢陷进去。广场的灯光透光碧绿的池水照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人能发现他。

李华醒来的时候实际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社会实践被全程用摄像机录了下来，刻成了一堆碟，本来想卖给李华和其它同学们，最后只卖给了李华一个人。李华拿着碟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寻找自己。

李华看着录像里的自己。那是一节模型制作课，李华坐在第一排，胳膊铺在桌子上，下巴放在胳膊上，睁着眼盯着讲台上的老师，盯着老师手中的泡沫板一步步变成一架飞机。

李华吓坏了，录像里的自己是另一个人。这个人的眼神在李华看来，太过狂野。

## 2018冬

右手捏着筷子，左手按住凳子角，李华坐在一个面馆里。他的面前摆着一碗拉面，拉面的热气已经没有十分钟前那么明显。那些热气蒸腾而起然后被李华的一头乱毛留住，让它们变得油亮亮的像是要滴些什么到碗里去。胡子与头发形成强烈对比，胡子由于没有受到热气的滋养显得干干巴巴，一大把向斜下方伸着，随着李华的头的摆动而改变指向，轻盈而没有一点滞后。

李华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流浪汉，十几年前他二十几岁。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坐在凳子上吃过饭，现在凳子给他带来的除了一些腿部的放松外，更多的是屁股的紧张。小学时李华看到乞丐时总是怀疑，李华想：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出生被无数人抱过亲过然后长大，突然，一切依靠突然就消失了，这怎么可能？中学时李华总不爱上课，请假或不请假，心慌或心不慌，徘徊在家与学校外的所有没人的地方，李华想：原来这他妈就是流浪。大学是李华最痛苦的时候，因为逃课失去了价值，请假变得假惺惺，这时李华想：流浪汉是怎么正式成为流浪汉的呢？花光身上最后一张钱？第一次并以后都得睡在立交桥下？最后一次对流浪生活感到绝望？后来知道了，都他妈猜对了。

“快凉了。”

李华是怎么度过这十几年的流浪生活的呢，李华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一眨眼功夫沧海桑田海枯石烂光阴如箭岁月如梭沉默是金，总之，李华默默过完了最近十几年，异常低调十分没钱。草，眼前这女的谁啊？

“草，你还吃不吃啊？”

嗯？在李华听见这句话之前他以为自己已经猜出她的身份——某个老同学，啊学校，一个令人冒汗的地方，他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二十年了。李华高中时曾写过这样一篇日记，记录的是一个专家讲座：

又是哪个傻逼自以为是又充满自信地在磨费自己的生命的同时还歹毒地拉上旁人，然后美其名曰“交流”，令人惊叹的是每次总有若干旁人在或娇羞或直接地向着可怜地话筒念出自己的“不解”，然后那个傻逼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着另一支话筒念出自己的……额对，心得，然后那个旁人紧接上俩字儿“谢谢”面露

丰收喜悦地娇羞或直接地坐下了，然后大家伙就捉急了，或娇羞或直接地举起自己的胳膊，问过的旁人或心满意足面色红润或一脸懵逼面色红润，没问过的大都也面色红润，我也面色红润，哎，破学校，空调都安校长室里了吗？

李华的语文一直不太好，自小学起就没受过老师的表扬，至今没有掌握句号的正确使用，所谓正确使用就是果断使用，不用白不用，所以李华肯定不能是我。李华先前以为眼前的女的是那面色红润中的一员。

“你是谁啊？”李华问。

“我不信你把我也忘了。”

“什么叫‘也’啊？我什么也没忘，你谁啊？”

“王青。”

“奥。”

“你真把我忘了？”

“恩。”

“行吧，忘了就忘了吧，吃面吧。”

李华开始吃面。李华吃得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别的，实在是因为香。李华正吃着，那女的又点了两碗面，一碗拉面，一碗刀削面，嘱咐一碗一碗地上。喝完最后一口汤，此时李华产生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靠，不会是我前女友吧。

“那个……咱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从你刚出生。”

“奥。啊？”

“啊什么啊？”

“那么早啊。”

“对啊，我还抱过你呢，尿我一身。”

“您是我妈？”

她看上去很生气了，李华马上开始吃第二碗。

“你这些年好吗？”

“不好。”

# 夏天

李华躺在沙发里，正在痛苦。

10分钟前，他发现了屋顶上的一个红点，陷入一个深深的困惑。李华很肯定这个红点在他睡着前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一只面目可憎但构造精巧而且拥有人类梦寐以求的飞行能力的苍蝇。它的复眼不比古翅下纲的表大爷蜻蜓逊色，更不像鞘翅目堂哥象鼻虫那样把皱巴巴的翅膀掖在壳子下，红点曾拥有所有亲戚中最开朗的性格，从饭桌到茅坑，它都吃得很开。李华这个物种中的某些坏分子为了它专门发明了数样工具，粘蝇纸、苍蝇拍、电苍蝇拍，最令它不能忍受的是防蝇罩，往饭桌上一扣，它就只能趴在上面气得搓脸，唉，真坏。刚刚在李华睡着的时候它受到了一次致命的维度打击，可它被二维化得不很彻底，使得洁白平整的涂料长出了透明的双翅，以示它或多或少或一大滩地存在着。李华很困惑，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是谁打的苍蝇呢？就像李华的很多同类一样，李华有一个残忍的童年，凡是被他遇见的虫子都会死于非命。当地的蚂蚱、蝴蝶、蜻蜓等虫子无不在李华最疯狂的那几年短暂出现过濒临灭绝的情况，差点就呆不下去了。就像李华的很多同类一样，“长大”以后李华就改掉了这个手贱的毛病，对以前的累累罪行感到深深的愧疚和害怕。李华最近甚至有了出家的念头，当然不是因为愧疚，他一想到自己剃了光头身上穿着僧袍坐在大殿里敲木鱼就会收获一种抽离感。

20分钟前，李华从一个噩梦中醒来。李华汗涔涔地从沙发里爬起来，抓起桌子上的半杯白水就灌了下去，苦涩的味道让他又呛出来半杯。李华放下杯子，砸吧着嘴，企图分析出水里的溶剂成分。都怪人类嘴里只长了舌头没有长红外光谱仪，李华的大脑里除了苦没有其他念头。李华环视四周，发现屋里一切似乎和他睡着前都有点不同，物件好像都换了位置，比如桌上那碗中午吃了一半的打卤面不见了。他绕过沙发走到客厅窗前拉开窗帘，现在是初夏的下午五点，太阳又一次悬在黑洞洞的太空里投射出黄色的光，使人间的天空看起来白蓝相间，唉，又一次。李华抬起头，看到天花板上一个暗暗的红点，这一下让他想起了刚刚的梦。

30分钟前，他一头闯入一个噩梦。梦中的他面前摆着一碗面，具体是什么面不清楚，但李华心里明白这绝对是一碗面，废话，这梦就是他自己做的他能不明白吗。这

是一碗巨大的面，李华觉得那只碗直径足有十米，里面的面条也按比例长得跟水管一样宽，碗里仿佛有葱花，又仿佛有肉，花花绿绿模模糊糊煮了一大盆。这是一幅极为恶心恐怖的画面，李华就这么盯着，既不能动又不能惊醒。就在李华刚刚被梦所摄住魂魄时，苍蝇从梦里醒来了，本来梦里有一碗面条正等它享用，可它的梦突然就被占线了，弄得它很恼火，一顿搓脸。它发现沙发上正蜷着一个人类，它认识他，他很懒，家里的苍蝇拍都落灰了，每次吃完了饭也不收拾，留给自己一顿饱餐。它对他印象很好。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他占了它的线，但它并不再生气，因为它在桌上发现了真实存在的半碗面条。苍蝇三筷子两筷子就解决了面条。它毗溜面条的声音极大，但李华愣是不醒而且还露出扭曲的表情，这让它心生怜悯，于是帮他把碗给洗了。直到这时苍蝇都没发现一丝不对劲，苍蝇怎么可能会洗碗呢？吃饱喝足，它回想起自己那段局促的童年时期，那时它还不长这个样，那时大家都住在一起……突然它一阵恶心涌上心头，飞到厕所里趴在马桶座圈上把半碗面条吐了个干净。吐完后，感觉好多了，它飞到窗户上趴着欣赏玻璃外面的景色，这时它突然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其实它猜错了，可能吃的太饱，苍蝇就这样静静地睡着了。李华却醒了。

苍蝇是谁打的呢？李华正十分痛苦，他猜是自己打死了苍蝇，他猜自己有梦游的毛病，他猜自己梦游的时候抄起苍蝇拍拍死了它。他对它印象很不错。自从去年大学毕业后李华再也没和别人吃过饭，它是这间靠近火葬场的出租屋里他唯一的伙伴，它是个真正的朋友，平时也不作打扰，只在李华的餐后赴约而来将残余解决顺手把盘碗碟子抱到水池里挤上洗洁精泡着，然后和李华一块在客厅看书。李华就一边捧着本弗洛伊德一边看着苍蝇心想：苍蝇也会看书？苍蝇则专心致志地看自己的《进化论》。李华家其实有一本摩尔根的自传，但被他好好藏了起来，要是让苍蝇知道果蝇老弟受过那般酷刑，恐怕以后就得自己洗碗了。

这以后真得自己洗碗了，李华想到。这时一股困意袭来，李华的眼皮一下一下地闭上又张开，恍惚之中李华看见天花板上的红点一闪一闪的，越来越淡，最后消失了。第二天清晨，李华在窗户上发现了自己的老伙计，李华轻轻吹了口气想把苍蝇吹醒，可苍蝇只是直挺挺的摔在了地上。李华非常难过，他又是一个人了。

他找到满满一瓶安眠药，然后一片一片全都溶解在水里。咕咚咕咚咕咚，实在太苦了，还剩了一半在杯子里。在李华弥留之际，一阵翁嗡嗡的声音响起，苍蝇消了食

儿醒过来，嗡嗡嗡嗡，停在他的脸上。“草！”李华在睡着前凭着仅存的一点意识抄起了苍蝇拍。

## 梦或回忆

李华已记不清这是自己小学时做的梦，还是近几年做的关于小学的梦。小学时，李华正住在那个出土怪物的平房里。

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家院子里，堂屋的灯开着，屋里刚刚粉刷过的墙亮亮堂堂。几个人在里面围着茶几忙着什么。我背对着堂屋，面向菜地坐在马扎上。我知道，茶几上是一个人，一个死人，一具尸体，那几个人手上拿着刀和锯，并在使用它们，对着他。

我其实看到了他被从外面转移到堂屋里的全过程，他好像经历过冷藏，才刚刚解了冻，化了的冰滴在水泥地上，粘在扛他进来的人的肩上。

梦到这个地方其实就结束了。但李华醒来后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他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做赛文奥特曼跟自己打架打不过还找班主任帮忙的梦，那是因为他白天重温了他最喜爱的泰罗奥特曼全集而后因为和同学在泰罗和赛文哪一个更厉害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进行了搏斗。但关于这个梦，他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世界上，现在只有我知道，以后你可能也会知道。但是现在你一定看出来了，李华在自己的梦里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看着，默默害怕。

## 2018春（未完）

晒啊，李华当时走在学校围墙外。

他一般都在7点钟吃完晚饭后突然觉得憋得慌，然后冲出校门，怒走两三个小时。他每次走的路线都相同，从出西门右转，沿着马路往北走，第一个大路口向左转，继续走，然后向右转，然后左转……因此他从没走丢过。李华尽量每次都比之前走得远些，探索新疆域。

当时是周日下午3点半，没啥事，事刚办完。



## 鬼（未完）

我们专业宿舍在最高的5层，一栋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室友他叔当年也是这学校的，来送他的时候感慨了句：跟当年一模一样啊。我对这文物保护力度表示欣赏。

百密一疏，隔壁屋漏雨了。

## 对未知进行胡编乱造

2019年8月末，趁还没有开学，李华提前来学校办些事。今天恰好顺路，李华是坐着妈妈的车来的。车停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旁，李华下了车，关上车门，然后隔着车窗跟妈妈招了个手，转身就进了校门。刚从开着空调的车里下来，李华瞬间感受到令人厌恶的闷热，幸好今天阴天，温度其实不太高。

大门朝北，一进大门，右手边（西）就是操场，刚才坐在车上李华里学校老远就看到几个挖斗，这下看清楚了，是3辆挖掘机停在足球场上，旁边还用蓝色防水布搭起几个简易棚子。这都没什么稀奇的，稀奇的是整个操场都被警戒线围起来，两辆警用面包车直接停在橡胶跑道上，几个穿警服的人靠着车抽着烟。

李华边走边朝警戒线里望，不清楚施工是已经停止或是还没开始，3辆挖掘机头冲里围着那几个棚子，静静地停着，挖斗举在半空，没有驾驶员。

李华上课的教学楼就在操场对面，两座5层的橘红色建筑由连廊连成一体，高二级部的所有38个班都在里面，过几天开学后，这里会变成高三级部。现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再往南走，与教学楼隔着一片草地，就到了宿舍楼。李华住在顶层6楼。